

笑死

「笑死！」是對一個幽默笑話、一部喜劇電影最高的褒獎，或是對一個主意、方案最大的諷刺與拒絕。當然，「笑死」是的確可能的，按醫學觀點，是因為大笑引發心臟驟停或窒息。

程咬金、牛皋、魯智深都是古典演義小說和民間傳說裏有名的莽漢、戰神。除了都有超高武力值之外，其結局都是笑死的。牛皋很有代表性。《說岳》結尾有名的「氣死兀兀，笑殺牛皋」橋段，牛皋擒住頭號大反派金兀兀，兀兀震怒吐血，活活氣死，牛皋則「哈哈大笑，一口氣不接，竟笑死在兀兀背上。」這個最符合因為極度興奮而笑死的病理邏輯。

其他兩人就更顯得灑脫。《薛剛反唐》也是在臨近末尾，程咬金祭奠梨花之後，回顧自己一生殺鹽捕、劫黃岡、據瓦崗、取五關、打八門陣、跨海平遼、東蕩西除、南征北戰……然後說：「老拙活了一百二十八歲，真如做了一百二十八歲的春夢。」說罷，「哈哈大笑，端然而逝」。

魯智深格外添了一份灑脫。擒住方臘之後，魯智深在杭州六和寺悟透「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偈言，笑對眾僧，燒湯沐浴，圓寂坐化。另一位天罡星戴宗，則是納還官詔，到泰安嶽廟出家，虔誠奉祀，數月後，與眾道人辭別，「大笑而終」。魯、戴二人一佛一道，皆以「笑死」收場，是《水滸》別有深意的喻世之法。

老太太也有不同境界。《儒林外史》裏范進的母親是貧窮慣了，驟然母憑子貴，聽說房子、丫鬟、傢具全是自己的，「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紅樓夢》裏的賈母則是享盡人間榮華富貴，最後一刻「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去了。」這是全書一個頗有隱喻的笑容，看似含笑九泉的表象下，大觀園的坍塌已嘎嘎作響。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人生之大事

今年七、八月江南酷暑，這是老人最難熬的時節。父親老友九十多歲的母親上月往生，又有幾位熟識的老人近來身體欠佳，有的需要住院治療。曾祖父在世時常說，夏天總要帶走些老人，他只願「平時健點，走得快點」。他就是我初一那年的暑假過世的。如今內地一般家庭都有電扇、空調，夏天比從前好過多了。但江南小暑、大暑節氣每天艷陽高照、空氣濕熱的「桑拿天」依舊令人發慌，難怪年老體衰者吃不消。

不過，生命終止的時間並不完全由年齡決定。我的大學同班同學中至少已有兩位英年早逝。其中一位是我大學四年的同宿舍室友，早在十年前就香消玉殞。讓人感慨：「明天和意外不知哪個先來」。可是，知道人生有終點是一回事，如何對待當下又是另一回事。幾年疫情至少教會了我一件事：死生之外無大事。不用掩耳盜鈴，否認死亡的存在，但也不必悲悲戚戚，成日覺得大限將至。有了生命的大局意識，應對眼前的瑣細煩惱就能更遊刃有餘。

在開啟人生後半段的關節點，又正值出國三十周年，我的願望是反璞歸真，重新回到好奇探索新世界的起點。隔着半輩子的經歷，今時之心境幸運地比卅載前更從容，未來的方向也看得更分明。但當年難能可貴的志忑中的勇氣，掙扎裏的興奮。那時取得一點小進步，一個小勝利就喜出望外，哪怕現在看來的小問題、小挫折當初看上去千難萬難。

學術休假一年後又要開始一個新學年，面對新學生，新同事，新的校園氛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北京夏天的雨真是變幻莫測。前幾天外出辦事，走了沒多遠，忽覺頭頂的陽光不那麼烈了，臉上似有似無掠過一點涼意，是雨嗎？還是一絲涼風？還沒緩過神來，雨點猛烈地打下來，又大又急，看天邊，已黑了一大片，想再看別處，已是不能，兩個眼鏡片全被雨水蒙住了。抹了把臉，趕快跑進一家小店避雨。

我不討厭雨。春雨綿軟，夏雨爽利，秋雨傷感，冬雨嗚咽，四季若缺了雨，便沒了靈魂。不過，賞雨需有閒情，就如喝茶，不渴時才能品出綠

故事之所以有追看性，往往來自於張力，而抽象的張力，源自於具體的衝突。

故事的衝突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主角與大自然的衝突，例如當主角被大白鯊追着咬的時候，張力便來了；第二類是主角與社會的衝突，這樣的衝突有輕有重，輕者如主角如何衝破偏見而力爭上游，重者可以像《22世紀殺人網絡》的劇情一般撕破了社會的幻象；第三類衝突，則來自主角面對自我，叩問：我是誰？我應該怎樣做？怎樣的我，才是我想要實現的自己呢？

奧運戰績輝煌的國家隊健兒浩浩蕩蕩來港訪問，不少市民樂透了。縱然我沒有像別人搶票欣賞各項目金牌得主的示範表演，能夠親睹代表團風采的機會着實不大，可是知道自己一直留意和支持的運動名將如全紅嬋、孫穎莎和馬龍等都隨團到港，已覺跟他們的距離縮短了許多，也期望國家隊凱旋的喜氣能感染港人，提升公眾的愛國情懷。

這幾天，相信最忙的除了負責接待、籌劃行程和活動的工作人員，就是一眾香港媒體的記者，因為這批

中國國家隊運動員在今屆巴黎奧運表現優秀，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昨日起展開一連三日訪港活動，全城掀起熱潮。上周末提到體育運動自古就有，明、清兩朝宮中畫院也留下不少「帝王行樂圖」，反映帝王宮中的娛樂活動、精神生活或節慶餘興。本期為讀者介紹清宮繪畫《乾隆射箭圖》。

《乾隆射箭圖》（附圖）紙本油畫，縱九十五厘米，橫二百一十三點七厘米，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畫面上無作者署款，據考證出自法國傳教士

奧運健兒效應

這兩天的全城熱話，非國家隊奧運健兒訪港莫屬。下榻的海景嘉福洲際酒店兩日間房間全部售罄，成為奧運健兒來港的第一個「爆款」，不少粉絲更在昨日一早從內地趕來，香港市民亦在酒店周圍翹首以盼，只為一睹奧運健兒風采。昨天下午，國家隊一行人一下飛機，打頭陣的馬龍、潘展樂、全紅嬋、樊振東等運動員便秒殺一眾菲林，接送奧運健兒的大巴車「中旅巴士」亦在各種報道中「強勢出鏡」，做足廣告。而奧運健兒們的一舉一動也都大受關注，影響力非同一般。

在奧運效應的影響下，健兒們無疑成為「人型帶貨機」，尤其是高人氣運動員，更成為活的「招商廣告牌」。比如全紅嬋，這個十七歲的跳水天才少女，從背的包包、掛的掛飾，到下飛機後打呵欠等可愛舉動，皆受到討論；香港少年警訊會員贈送的吉祥物「豆苗仔」，被全紅嬋全程

茶之清香、紅茶之醇甜，若是口焦如火，只管大口灌下，哪有鑒味之心呢。這攔路的雨也是一樣，心裏只盼它快些下完，至於雨點降落的姿態、聲響，以及它與風的和鳴對舞鳴，全無賞玩的心思。偏偏今日這位包攬行兩工程的龍王好雅興，進度忽急忽緩，一會兒看着雨勢變小，才要邁腿，卻又噼哩啪啦潑下來一大盆。

自責出門前沒打開手機裏的天氣app看一下。又想起這app有逐小時預報的功能，趕緊點開查看這兩還要下多久，不料，它卻道此時此地的天氣

三種衝突，掌握好其中之一，足以構成一個看得下去的故事。而不錯的故事，通常出現「一加三」或「二加三」的組合，讓主角從外在衝突轉化到內在提升。而當一位作者能夠在短小的篇幅中寫下主角的三種衝突，那就能創作出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例如宮澤賢治的《滑床山的熊》。

話說，滑床山是座大山，山中有熊，住了一名獨眼獵人，名叫小十郎。小十郎面對的第一種衝突，顯然是與熊的衝突，「有些性情兇暴的熊，就會直立起來咆哮大吼」，「但小十郎總會十分冷靜靠着樹幹，站穩

「○○後」年輕運動健將當中，有不少「性格巨星」。他們說話爽快直接、不矯情、不刻意追求完美的公眾形象，每當有記者拋出低水平或刻意煽情的提問時，往往立時直指其非，絕不虛偽地說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話。特別是譽為有「整頓媒體」之力的全紅嬋、潘展樂與王楚欽三人，面對記者無聊的問題總毫不掩飾地表現質疑，或乾脆回應「不知道」、「沒有」、「不想」等，令日後採訪他們的人必須認真做好事前準備。

有人認為這年頭的國家體育名將

畫家王致誠的手筆。

此畫作於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描繪了乾隆皇帝及其隨從在承德避暑山莊彎弓射箭的場景，人物生動，場景寫實。畫作的背景中有溪水流過，壘砌而成的山石掩映着院牆，近景中可見秋色濃郁。天津閣的院牆外，乾隆皇帝身穿紅裝，雄姿英發，目視前方，張弓欲射；遠處設置了高



大的「侯」（即用獸皮或布做成的箭靶），突出了乾隆皇帝「一箭定乾坤」的帝王風範。該畫作完成後曾掛在避暑山莊如意洲雙松書屋內。

王致誠，西名讓·德尼·阿蒂雷，一七〇二年出生於法國。其父是木工大師和名畫家，其長兄也是一位畫師。王致誠自小從父學畫，主攻油

畫人物肖像。後留學羅馬，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王致誠來華供奉內廷，充任畫師。曾與郎世寧、艾啟蒙及安德義合繪《乾隆西域武功圖》，亦曾參與圓明園內著名「西洋樓」的設計和工程督造。

活，讓我們卸下了許多防備措施，比如出門帶傘。有時慣於按照人工智能的提示行動，甚至安於遵從它的一切安排，但它又沒那麼靈光。那麼，我們是寄希望於人工智能變得更靈光，還是降低對它的信任與依賴呢？這真是個問題。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獵人的三種衝突

雙腳，對準熊胸口的月形白毛，砰的一擊而中。熊發出傳遍森林的慘慘哀號，撲倒倒地。」

當我們以為小十郎就是如此威風凜凜，他便要面對第二種衝突，即獵人被城中的商人老爺欺詐。老爺要以低得離譜的價錢買下獵人的熊毛皮，令人讀來氣憤不已。宮澤賢治寫道：「在日本有種划拳遊戲叫狐拳，規定狐狸輸給獵人，獵人輸給老爺。在這兒，熊被小十郎擺布，而小十郎卻被老爺擺布。」這正是人與社會的張力。

然而，故事的高潮始終來自第三

種衝突，即人與自我。有天，小十郎正要捕獲一隻熊，熊對他說：「我本是生無可戀的傢伙，但是還剩下一點事沒有完成，所以請你再等我兩年。兩年後我會死在你家前面，毛皮、胃都可以給你。」面對自我的惻隱之心，小十郎如何抉擇呢？有待讀者諸君自行發掘。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收放自如

「鬆弛感」太高，所以在公開場合不夠嚴肅認真，筆者並不認同。相反，我覺得許多新世代年輕運動員個性鮮明，不單充滿追求事業高峰的熱血，也勇於流露真實情感。他們自信與實力兼備，說話幽默搞笑，即使有時面對傳媒和公眾的表現似沒按章出牌，卻不惹人討厭，仍然非常討喜。日前全紅嬋穿着牛仔工人褲和洞洞拖鞋回母校出席活動，有評論者認為她不夠莊重。筆者認為全紅嬋只是以一身少女的正常打扮出席氣氛輕鬆的學校見面會。運動員賽後盡情放飛自我，表

現得如平凡的年輕男女；當以國家隊運動員身份出席比賽、頒獎禮和跟領導會面的場合時，卻能以合適和從容的姿態穿起正裝立於人前，這是能放能收，絕非輕重不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乾隆射箭圖》



畫人物肖像。後留學羅馬，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王致誠來華供奉內廷，充任畫師。曾與郎世寧、艾啟蒙及安德義合繪《乾隆西域武功圖》，亦曾參與圓明園內著名「西洋樓」的設計和工程督造。

館藏擷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水獺蹤跡

若論香港瀕危且具保育價值的哺乳動物，在漁護署名單中，歐亞水獺（Lutra lutra，又稱水獺）名列前茅。有香港水獺專家斷言：「歐亞水獺很可能是本港，甚至整個大灣區內，現存最稀少的陸棲哺乳動物」。稀少到什麼程度呢？據香港大學學者於二〇一八至二〇一九年的研究，認證香港至少有七隻水獺棲息。

歐亞水獺可棲息於淡水陸地及海岸，活動範圍廣，且夜間出沒，行蹤隱秘且飄忽，極少露出真容。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八月二十七日在其社交平台發文稱，團隊近日在上水附近梧桐河一帶，發現有濃烈魚腥味、疑似水獺的排洩物，經DNA分析，證實樣本屬於極度瀕危的歐亞水獺。今次發現的地點，是近年來歐亞水獺最東的活動紀錄，顯示較以往所知，水獺在香港的活動範圍更廣。

為了水獺保育，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自二〇二〇年起開展相關調查，二〇二一年在白泥發現水獺分泌物，二〇二二年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合作，在米埔設置紅外相機，捕捉

到一隻歐亞水獺媽媽與兩隻幼崽同框的畫面，反映本港水獺族群能夠繁殖後代。

踏入二〇二四年，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研究團隊先後在梧桐河、新田及馬草壟，發現歐亞水獺行蹤，當中新田的紅外相機，於三月拍攝到珍貴的歐亞水獺照片，其餘兩次均為發現水獺分泌物。二月在上水瀘水廠對出的梧桐河岸發現水獺的分泌物，意義重大，足見后海灣以東較遠及內陸的地點，至今仍有歐亞水獺生存，亦證明牠們會在鄰近市區的河道穿行。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研究團隊，近年還與珠海合作，二〇二三年十二月，紅外相機在珠海淇澳一擔竿島保護區建功，首次拍攝到一隻「肥碩卻靈活」的歐亞水獺，在鏡頭前一閃而過。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